



革命故事丛书



# 齊全歼天战

QIHUI JIANMIEZHAN

基础

革命故事丛书

## 齐会歼灭战

刘少杰等 编 赵信芳 插图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 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三号

保定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 1/36 ·  $\frac{2}{3}$  印张 · 17,000字 印数：1—7,000册 1959年11月第一版  
195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7086·292 定价：(5)0.06元

## 齐会歼灭战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，賀龙师长率领一二〇师的七一五和七一六（番号亚五、亚六）两个团，由陕北出发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和战斗，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冀中，与吕正操司令员会师，开辟抗日根据地打击日本强盗。

部队在河间地区的黑馬张庄、曹庄、臥佛堂等处連續打了几仗，大获全胜。打得鬼子落花流水，狼狽逃窜。共歼敌一千三百多名，繳获的胜利品无数。

这支部队，四月里与冀中第五支队和独一旅合編为两个旅，于二十日向齐会一带进发，准备进行休整和待机作战。

前几仗震惊了日酋。二十一日大清早，从滄县开出五十余辆汽車，滿載鬼子兵，开往河間城里，企图向我根据地進行报复。

这伙鬼子是渡佳行联队吉田大队，共有寇兵八百多名。这支敌军，因在侵占南京的时候“有功”，从官到兵每个人的黄軍装上都帶着一个黄不澄的“勳章”，是华北日本侵略軍头子崗村宁次的“精銳”部队。領头的大队长吉田，是个杀人不眨眼，残暴成性的老鬼子。因为和国民党打仗沒碰过釘子，所以他們趾高气揚的不知天多高地多厚。到了河間稍一站脚，就在二十二日十一点多钟，帶着三門三八野炮，十五挺重机枪，八十多辆滿載弹药和給养的大車，还有一伙子保安队，一齐向河間城北进发，企图寻找我軍主力。可是一直折騰到傍黑，也沒得到我軍的任何消息。晚上便住在城北三

十里鋪，准备第二天去包围我齐会抗日县政府和爆炸厂，摧毁我抗日政权。

离齐会十来里路的大株村，一間普通的民房里，墙上挂着几张軍事地图。屋子中間对起来的两张八仙桌上，平鋪着一张作战地图。精神飽滿的賀龙师长，随說随在地图上勾画着。旁边围着的旅、团首长們，全神貫注地傾听着师首长对战争形势的分析，注視着桌上的地图。这是賀龙师长在旅、团首长會議上部署作战計劃。

地图上以齐会为中心，有好多圈圈，圈着任邱、高阳、呂公堡、大城、沙河桥、留各庄、河間等地方。这說明敌人的这些据点包围着这一帶抗日根据地。賀师长指着这些地方，說明敌人的兵力：任邱六百多，高阳八百多，呂公堡二百多，大城四百多，沙河桥二百多，留各庄一百多，河間一千多。說完看了大家一眼接着說：敌人这次出动，有很大可能进攻齐会后，向这里合击。我們要將周围敌人箝制住，不让他们們增援，然后撒开大网，誘敌深入，一举消灭。賀龙师长的态度是那样的宁靜而自信，旅、团首长都頻頻点头贊成师首长的計劃。随后賀师长又作了具体的布置：三团在东警戒，一、二团在南警戒，四、五团在北面、西面警戒，堵住敌人援兵来路，七一五、七一六两个团担任主力。有名的“鉄軍”——七一六团三营在齐会就地埋伏。

战斗部署完了，賀师长把七一六团三营营长王洋法单独留下了。王营长是这次参加會議的唯一的营长。會議完后又单独把他留下，是要让他担負重要的任务。

賀师长給王营长指出了三营的任务是要迷惑敌人，死死

地拖住敌人，爭取時間，为消灭敌人創造条件。賀师长对三营的英勇、頑强的战斗精神是深深了解的，所以毫不犹豫地把这艰巨任务交給了他們。

王洋法这个将三十岁的年輕指揮員，是在革命戰爭中长大起来的。都說三营的勇敢頑强和营长的作风密切相关，但他总謙虛地不承认这点。

这次一听把这个任务交給自己营，正合他的心思，因此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，激动地向賀师长說：“保證完成任务！”师长热烈地握着王洋法的手說：“我等候你們胜利的消息！”

王营长回到齐会，和楊汉卿教导員作了一番研究便召开了全营軍人大会，在大会上作了簡短有力地动員。战士們听說要打个大战，高兴极了，个个磨拳擦掌，决心书、保證书雪片似的飞到营部。“要打个漂亮仗，坚决消灭敌人的‘王牌軍’”的口号，响彻云霄，震动着大地。旅团首长也来到齐会和王营长一起看了地形，并作了重要指示。

齐会在河間东北四十多里的地方，是个四百多戶人家的村子。村中有一条南北大街，东面西面有些小街和胡同。村四周有通往各村交通沟。村南有座石桥，桥下大坑的水有一人多深。坑紧紧地把村子的东、南、西三面包住。除了村东地形平坦外，其它三面地形都很复杂——有很多坟地、树木和塋坎。

为了准备战斗，战士們都到村边挖工事。老百姓听說“老八路”要在这里打鬼子，都挺高兴。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全都从家里跑出来，扛着鎬头和鉄锹跳到战壕里，和战士們說笑着，一齐喊哧哧地挖起工事来。

村小战斗大，为保證群众安全，当晚王营长和王县长共

同組織群众轉移。可是人們抗日心切，長短不走，非要求留下參加戰鬥不可。年青小伙子們更自動地選舉了一個代表，拽着王營長說：“留下我們吧！八路軍為了我們老百姓打鬼子不怕犧牲，俺們為什麼怕呢？難道打鬼子沒俺的份？”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大娘也說：“你別瞧你大娘是個老婆子了，你們打起仗來，我們給你們燒燒水做做飯的，也算為打鬼子出了點力，盡了點心哪！”

後來王營長和王縣長又再三解釋了轉移的重要性，費了很大的勁，才总算把老鄉們說服了。老鄉們在臨轉移前，把烙好的餅，煮熟的雞蛋，還有其他好吃的東西，硬往戰士們的背包里塞，嘴里還囑咐戰士：“吃飽飽的多殺鬼子。”戰士們沒有一個不受感動的。

## 二

三營的戰士們經過一夜的準備，傍明已布置妥當。七連把守橋頭和坑沿陣地；八連防守村西和村北的一部；九連一排守住東北角；九連二、三排為預備隊。陣地上鴉雀無聲，戰士們都象撒了網的獵人一樣，在工事里全神貫注地等待戰鬥的到來。王營長不斷到各連陣地查看，並不時地把望遠鏡舉到眼上向四外眺望。

三十里鋪的鬼子兵，天不亮就爬起來，唏哩呼嚕下了公路向正東進發。過了古洋河，道上搜索了幾個村，沒發現我軍蹤跡，吉田更膽大了，督着人馬一直奔向齊會。但這個家伙又狡猾又毒辣，剛到南、北石槽，離齊會還有三、四里遠，就捺住尖兵不向前走了。先安下炮兵陣地向齊會開炮試探情況。炮聲隆隆，從早晨一直響到十點鐘，整個齊會都被

烟火罩住了。鬼子們看着打了半天炮村里沒动静，以为村里的人全被炸光了，便更加狂妄起来。一个个犹如大肚子蝟蝟，挺着胸脯，歪戴着鋼盔，仰着头，搖搖摆摆地向村里走去。离村只有半里远了，忽听“轰隆”一声——前面的五个尖兵，踩响了我軍埋好的地雷。随着浓烟一起，三个鬼子連人带枪飞上了天。剩下的两个也受了重伤，带着滿身鮮血，吱吱哇哇地往回爬。鬼子一見这情景就乱了营，前边的扭头向回卷，后面的被督着往前挤，八、九百鬼子、汉奸象条莖孳的大毒蛇，聚成团团，乱成个疙瘩。吉田这个老鬼子听见响声先是一楞，但又很快冷靜下来。他觉得只有声音不見人，一定是爆炸厂的人为保卫县政府埋下的地雷，不由一陣冷笑，轉身叫过传令兵，命令开炮射击五分钟。随后又向一个鷹嘴鼻子的鬼子軍官命令：“武内少佐，你要立即組織三路兵力，由工兵扫路，保安队領头，从北、西、南三面进行围击，困住整个村庄！”

石槽的山炮又响了，炮弹带着风“嗚儿——嗚儿”的呼嘯着，飞过村边工事內战士的头頂，村中立刻发出爆炸的声响，随后就是股股浓烟柱升起。

随着炮火的东移，鬼子兵督着保安队領头，一群群地围上来。鬼子們这次不再大搖大摆了，都縮着身子，象走薄冰似的腿伸出去了身子还在后边縮着。尽管这样，四外的地雷网仍是豪不留情，先是西边几声巨响，跟着南边接了碴儿，“轰轰轰”响成一片。一霎时，齐会变成了憤怒的雄獅，向敌人怒吼起来。領头的保安队一会死了一多半，鬼子被炸死的也不少。活着的都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了。

虽然敌人死了一群，但他們还不死心，等地雷爆炸过

后，又乱嘈嘈地叫唤着，发起了第三次冲锋，步步逼近村沿。

三营的战士们见到村里的烟火和倒塌的房屋，无不咬牙切齿，愤怒的火焰燃烧在战士们胸膛。防守在村南桥头与坑沿地带的七连，个个战士象气炸了肺似的，眼里冒出愤怒的火花。战士们把手榴弹打开盖摆在眼前。大个子轻机枪射手李振德急得脑袋直拨浪，不住向身旁的连长曾志勇请示：“连长，该动手了吧？”其实曾连长比他还着急，但是他并没答应李振德的请求，仍是头也不回地盯着上来的敌人说：“别着急，营长说了，敌人用完‘西瓜馐’还有一吨‘铁馒头’呢！”

一百公尺，八十公尺，六十公尺……敌人越来越近，发光的钢盔，黄色的军服，猙獰的面目看得真真切切。战士们屏住呼吸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把手榴弹的拉火线挂在小拇指上，等候着命令。只剩三十公尺了，曾连长把手向下一压说声“打！”成批的“铁馒头”冒着白烟，象箭似的直奔敌群。这时弹片横飞，爆破声震天动地。鬼子的尸体象砍倒的秫秸，倒了一片又一片。敌人一看这么猛烈的射击，难以应付，便丢下一堆堆的尸体退了回去。

敌人这次退下去，并没立刻组织反扑，只是象发瘧疾似的冷一阵热一阵地作远距离射击。营长王洋法早已猜出敌人是在侦察我军火力，于是胸有成竹地发出命令：“各连挑选老口径步枪向敌人还击，自动武器没命令不准打响。”命令传下去，和王营长一起战斗多年的指战员们立刻明白了营长的意图，连气红眼的曾连长也再三嘱咐战士们坚决执行。机枪副射手杨飞拿起一只老套筒边打边说：“看我给你引个大



鱼来！”李振德点点头不吭声，只顾乐滋滋地摸机枪。枪声响了。陣地上发出稀疏的“乒乒乓乓”不同的声音。子弹高高低低地开玩笑似的向敌人飞去。

大肚子吉田和鷹嘴鼻子武内一边听一边琢磨，还不住地咕咕啾啾。忽然吉田那仁丹胡子一撅，大叫道：“这不是八路主力，是一小股游击队，一定要把村庄给我夺下来！”吉田一声令下，一群群的鬼子兵就象恶狼野兽一样，边打边冲，最后竟有許多鬼子端着枪直着身子向前跑起来。

早等急了的战士们，在工事内对敌人这些情况看的一清二楚。见敌人蠢猪似的冲过来，每个人的心里又紧张又快乐，真象一个漁翁看到一群大魚快入网时的滋味。等敌人冲到离村还有五、六十米的地方，只听一声令下，六挺机枪，五具擲弹筒同时吐出火舌，加上陣陣排子枪的集中射击，子弹象雹子似的猛烈地向鬼子倾泻过去，敌人一片片的应声倒下，伤亡特别惨重。死尸象谷个子似地扔了一地，活着的吓的都不敢前进了，連滾带爬地退了回去。

到正午十二点，鬼子接連四次失敗，才发觉碰到的不是“游击队”而是“老八路”了。鷹嘴鼻子少佐和一群鬼子官笔直地站在吉田一边低着头沒主意。吉田气得从馬上跳下来跺着脚破着嗓子叫嚷：“我們是找共軍主力作战的，碰到这么个小村庄就夺不下来，武士道精神都哪里去了！除了护卫車輛的部队以外，統統的上陣，再給大和民族丢脸都枪毙！”这命令一下，鬼子就又組織进攻，一群群地活动起来。挤挤压压好象茅坑里的蛆虫。敌人这次进攻分成三个梯队，从四面向村中猛扑，各种武器也胡乱地打起来。

三营陣地已被硝烟蒙住了，子弹在空中尖叫，到处是炮

弹皮子、子弹头，强烈的火药味呛得人嗓子生疼，尘沙飞扬，双眼难睁，但战士们越杀越勇，越打越猛，他们迷了左眼用右眼，伤了右手用左手。杨飞一下午被土埋了四次，每次挣出来都是一甩脑袋继续战斗，有时咒骂两句：“他妈的，老子不冷，不用你兔崽子们盖被子！”李振德衣裳被子弹打了窟窿，左肩也被弹皮擦破，他理也不理，只是紧抱机枪，颤动着右臂猛烈地向敌人射击。

就这样，远用机枪、步枪、掷弹筒，近用手榴弹一直顽强地抗击到下午四点，共打退了敌人十二次进攻。

但是，鬼子自恃人多火力强，还是洪水似的涌上来。我全营都投入了战斗，战士们的斗志非常旺盛，不过这时在弹药供应上发生了困难，特别是手榴弹更难保证战斗的消耗。正在这紧急的当口，忽然有六个青年小伙子一块从村内跑出来，找到王营长说：“给我们点活干吧。”这伙人的出现，真象从天上掉下来一样，大家都莫名其妙。原来是时小雪等一伙青年在政府组织转移时，王营长不留下他们参加战斗，他们几个人一商量，偷偷藏在村中，这时他们看到情况紧急便跑到火线要求分给任务。王营长拉住他们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，现在就给你们任务。可有一样，要听指挥，注意安全！”随即把他们和营卫生所、通讯班的几个人组成了一个运输队，他们高兴极了，一趟趟地把弹药运了上来。

由于敌人多我数倍，加上有大炮配合，因此战斗非常激烈。子弹象火油一样，把地烧红了，硝烟味、焦枯味呛得人呼吸困难。黄色的烟雾被阳光照得象一条飘浮着的云彩。营长王洋法一直在前沿指挥战斗，看到这种情景想到这样坚持下去，势必造成严重伤亡，因此和杨教导员研究决定：为了

保存实力吸住敌人，等待夜间总反攻，命令部队由坑南沿阵地互相掩护撤进村庄，拉上房顶。

鬼子連村边也沒沾，就死伤了很多，气得吉田跺脚暴跳，于是疯狂地发动了第十四次进攻。这一回全部兵馬一拥而上，哇啦哇啦叫着向村南猛扑。这时我軍正順工事撤退，桥头只剩一个排。战士们把手榴弹、擲弹筒尽量向敌人投射。李振德把机枪抱起来，跑到这里打一梭子、跑到那里打一梭子，子弹象泼水似的泻向鬼子，鬼子倒下一片又一片。毕竟敌人过多，一个排很难应付三面敌人的围攻。眼看手榴弹打完了，突然机枪又出了故障，李振德一摸吡吡烫手，原来枪身早打得通紅了。敌人趁着我火力暂时一弱，哇哇地冲了上来。子弹在战士们头上飞舞呼嘯发出刺耳的声音。这时，排长邹順清大喊一声：“战士们，上好刺刀准备拼刺！”战士们喊哩咋嚓立刻把刺刀上好，准备跳出工事和敌人肉搏。正在这时，教导員楊汉卿亲自帶領一个排来到村边房上，支起重机枪，居高临下，一陣猛扫，截住了敌人，等撤退部队繞过坑沿。邹排长才破坏了桥头工事，撤进村庄。三营的战士们就象吸鉄石似的吸着敌人。

太阳落下地平綫，天边浮着緋紅的火烧云。战士们撤进村庄后就忙着作战斗准备。敌人为了在天黑前占領村庄，拼命地向村边压缩，枪声越来越紧，激烈的院落爭夺战就要开始了。

### 三

鬼子兵占領了一些村边阵地，紧接着就往村內打炮，借着炮火的烟幕往里冲。三营的战士们象猛虎似的从房上跳下来，堵住了大小街口。敌人上来多了就扔手榴弹，单个的就

用刺刀挑，鬼子兵死的横三竖四，千叫嚷攻不进来。吉田一看虽然占了村边几处孤立的房屋，但仍攻不进村去，不由得羞恼成怒，暴跳如雷，大声嚎叫：“放毒气弹、燃烧弹！”

这时，天空正刮着溜溜的西南风，硝烟被卷向东北。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，正不知鬼子要闹什么花招，忽然闻到一股烂蒜味，工夫不大，有很多人眼泪，鼻涕直往下流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这才知道敌人放了毒瓦斯。王营长立刻发出防毒警报。战士们一边骂着“狗日的拼不过，弄这个玩意儿”一边解下裹腿、手巾当口罩。时小雪等几个人也中了毒气，战士们立刻把自己的口罩摘下来给他们戴上，护士们也赶来急救。这时，敌人又打来燃烧弹，王营长一面让护士把时小雪和中毒的战士们扶下去，一面带领战士们救火。他们哪里肯下去，极力挣脱了护士的手又参加到救火的行列里去。

敌人在火焰的掩护下，又从四面冲上来，闯进了街口。把守在南街口的曾连长，正忙着指挥救火，一个端着刺刀的鬼子转到他身后举枪要刺，把旁边的通讯员小李吓了一跳，射击已来不及了，就一跃上前，抓住鬼子的大枪，争夺起来。那个鬼子力气大，用力一甩，把小李摔倒地上，鬼子正要用枪去刺，曾连长听到声音猛一回头，抬手一枪，鬼子便应声倒地。这时全村大街小巷都展开了肉搏战，射击声，刺刀的格斗声，喊杀声响成一片。三营的战士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，是有名的“铁军”，个个勇猛异常。有的战士刺死了好几个敌人，自己身上也有多处负伤，鲜血浸湿衣服仍在浴血搏斗，并且越战越猛。就这样，勇士们又把敌人赶出村外。红了眼的鬼子，上来一批又一批，拼命地向村口里拥，我们的阵地渐渐缩小了。

王营长看到这种情况和楊教导員交換了一下意見，便召集各連队干部宣布：“我們的任务就是吸住敌人准备总攻击，現在为了集中力量，我們撤到村中央坚守，爭取時間就是胜利！”王营长的話是那麼鎮靜、有力，因此，連队干部們都从营长的話中得到很大的力量。部队都撤到营部附近，集中在十四座大院落的房上固守。

在撤退时，王营长負了伤，左臂被子弹打穿，他毫不理会，仍指揮战士們将房子挖通，房上靠好梯子，搭起跳板，将十几所院子連成一片。

这时鬼子已将几所房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想把三营吃掉。但是，我軍占的面积小，他們包围的距离近，因此炮火和毒气都不能用，加上我軍火力集中，敌人虽攻了几次，除丢下一具具的死尸外，一座院落也未得到。沒了办法，就在村中放起大火，想用火消灭我軍。火苗借着风势，一直向三营陣地烧来。房子一間跟着一間的倒塌，熊熊的火苗越烧越旺，浓黑的烟柱冲入云霄，三营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中了。

#### 四

天黑了，烏云遮住星月，火焰显得更高更旺，把半边天映得通紅，我軍在火海里坚守陣地。鬼子滿以为我軍被烧光了，得意洋洋地围着火堆乱打枪。

三营战士們看到营长負伤指揮，楊教导員也奋不顾身地和战士們一起战斗，并且他們是那樣的沉着、鎮靜，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和力量。因此紛紛表示：“坚决守住陣地，等待最后消灭敌人。”他們先打断火道，然后隱蔽在較高的瓦

房上，沉着地准备着痛击来犯的敌人。

当晚，时针指向八点十五分，离总反攻时间只差一刻钟了，七一六团团部已经结束了紧张的战斗部署。黄团长和黄政委还有王参谋长正研究突击队增援三营的进攻路线。为了弄清地形和路线，他们请了一位姓李的老汉作参谋。李老汉在一边一面说一面比划着，说明了地形还不放心，要亲自给部队领路。黄政委说他年纪大了不让他去，他着急地说：“我在齐会住了多少辈子，哪家几个灶火口我都知道，别看我老了，腿脚灵着呢，你们自己去怕走错了路进不了村！”黄政委一看拦不住，便很感激地答应了老汉的要求。便由王参谋长带领突击队提前出发了。

八点三十分，西南天空升起两颗红绿色信号弹。那柔和的光芒划出一条条虚线，划破了暮色的天空，总反攻开始了。接着贺师长的命令，五团向南、北石槽鬼子后卫炮兵阵地进攻。这个强攻由于战士们行动迅速，战斗一打响，部队就贴近了村边，接着象把尖刀一直插进村中。这次攻击出敌不意，加上炮兵最怕短兵相接，没费多大力量，一下子鬼子就被压出村外。

在齐会村西指挥鬼子兵的老鬼子吉田，哪能料到这些，还没弄清是哪儿来的部队，溃兵就把它团团围住。吉田自知大部兵力放到齐会，便狼狈地带兵向齐会奔来，企图与齐会的鬼子并在一起再作主张。

这时候，七一六团一、二营也应声杀出。一营从东北，二营从西北指向齐会。二营一出动，正赶上鬼子要向齐会集中。战士们憋了一天，这时真象猛虎下山，立时利用地形，从侧面开火，挡住敌人进路，接着和一营协作逼近村头。

夜間作战，望遠鏡已成了瞎子，吉田惊慌地向四外望了望，還沒发现我軍有多少，前边的鬼子早躺了一片。后面五团追兵又紧，站不住脚，前进，进不去村，后退，路已被我軍截死，于是扭头向村南坎地逃窜。齐会村西的鬼子看主将一跑，早懵了脑袋毛了脚，也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，象群烏鴉似的也向南乱乱糟糟奔去。

枪声一时比一时激烈，象炒豆一样响成一团，子弹一串串象无数支火箭，飞向敌人陣地，机枪一口气不歇地嘩嘩地向敌人射去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村北的敌人也頂不住一、二营的打击，被迫順村东节节败退。这一下又攪乱了村东的敌人。枪也不打了，楞头楞脑的随着大流向南窜。

王參謀长帶領的突击队，正伏在村东，乘着敌人慌乱，立刻跳起来，飞快地挨近村子。李老汉道路熟，估計寬胡同鬼子多，不好走，就把队伍領到一个死胡同的大院里。鬼子光顾了北面，突然見到从东边又来了我軍增援部队时，更是慌作一团。

一、二营也乘敌人兵慌馬乱，一齐追进村来。一个向东南，一个奔西南，躲开三营的陣地射击。三营战士们正拼命地打鬼子，听到四面的枪声，知道是反攻开始了，都非常兴奋，劲头更足了。李振德那挺机枪口噴出閃閃的血色火苗；由于机枪的跳动，他整个身子都在跳动着。王营长拿着盒子枪，挎着左臂在房上指揮，火光照着他那威武的姿态，真象座大理石雕象。突击队赶到了，战士们一会合，真如猛虎添翼，更加势不可当。这时北半个村已沒了敌人。群众担架队紧跟着也来了，他們与战士们互相庆賀着，立即把伤员抬了出去，送到屯庄交給白求恩大夫治疗。村里的三营又作

了新的部署，突击队占据了高点，九連在左，八連在右，七連在中間，踏着快灭的灰烬，摆成一个品字形的平面，步步向南推进。

吉田从村西被逼到村南，看到沒有藏身的地方，便又逼着鬼子兵通过石桥搶占齐会。这一来，正和向外跑的鬼子碰了头，有的向里挤，有的向外拥，你碰我撞，很多鬼子吱吱哇哇地被挤到坑里淹死了。好几百鬼子在村南挤成了人疙瘩。这时，一、二、三营全部赶到了，摆成了个凹字形，組成交叉火力网，乘敌人惊慌未定，各种武器一齐打响，子弹象下雨似的，鬼子扑通扑通往河里掉，象往鍋里下饺子。这时敌人进不了村又退不回去，吉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残众撤出桥头。

## 五

敌人被压出村外，除留下一小股守住南桥头，大部集結在三片坟地里，企图寻找机会还击。

十点半钟，黄团长来到这里，召集各营长传达了賀师长的計劃，他說：“現在敌人已全部陷入我軍包围中，为了不給敌人留下喘息机会，师长命令我团于十一点在友軍七一五团协同下向敌展开反攻，迫使敌人向东南方面逃窜，以消耗其主力，分散其力量，进行消灭，现在就准备行动。”

部队开始行动，一营出击左翼，二营向右迂回，三营从正面进攻。战士们虽然連續打了一天半夜，但听說要最后消灭敌人，个个精神振奋。三营营长王洋法检查了各連准备情况，并亲自来到村南头，順墙壁了望孔进行观察。敌人的枪炮还是紧一陣緩一陣地射击着，漆黑的夜空滿是火星子。南



桥头有敌人一架重机枪，吐着长长的火舌，封锁着石桥与村边的开阔地。王营长看看表微微皱起眉头。曾连长在一旁看得明白，知道营长需要一把尖刀插入敌阵，于是凑近营长请求说：“营长，把这个尖刀的任务交给我吧！”王营长迅速膘膘敌人阵地，想了一下，又用询问似的眼光看看教导员，然后向前扶住曾连长的肩膀说：“好吧，距反攻时间还有十五分钟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！”“是！”曾连长见批准了请求，答应一声，乐得忘了敬礼就跑了出来。到了连里一说，战士们谁不愿意走在反攻的前面，因此个个眉开眼笑。但问题又来了，三个排都争着作尖刀排，这倒叫曾连长为了难，最后决定交给号称“猛虎”的第一排。排长邹顺清高兴地跨前一步，曾连长情不自禁地与他拥抱起来。战士们一阵欢腾，立即拔出腰间的刺刀，安在枪上。

王营长调了两挺机枪来掩护。先是一阵猛烈射击，条条火光象数条火鞭，压得鬼子抬不起头来。一排战士们在曾连长带领下乘机跃出工事匍匐着前进，伏在桥头北面。一声令下，立刻扔出一批手榴弹，炸得桥身直抖。正当这时，忽然一个“小田瓜”冒着白烟滚到曾连长脚下。邹排长喊声“连长！”知道连长已躲闪不及，便一蹿扑了过去。“轰”的一声，邹排长为保护曾连长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曾连长惊叫一声扑过去，心象受了刀割一样，咬着牙根，抱着邹排长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可是时间不能耽搁，他忽地站起来，掬着盒子枪喊：“冲啊，为邹排长报仇！”战士们也愤怒地喊着：“彻底消灭鬼子，为邹排长报仇！”喊声震动四野，吓破了敌人的胆子。一阵手榴弹投去，敌人的机枪也不叫了。曾连长和一排的战士们带着复仇的怒火，赶上桥头和敌